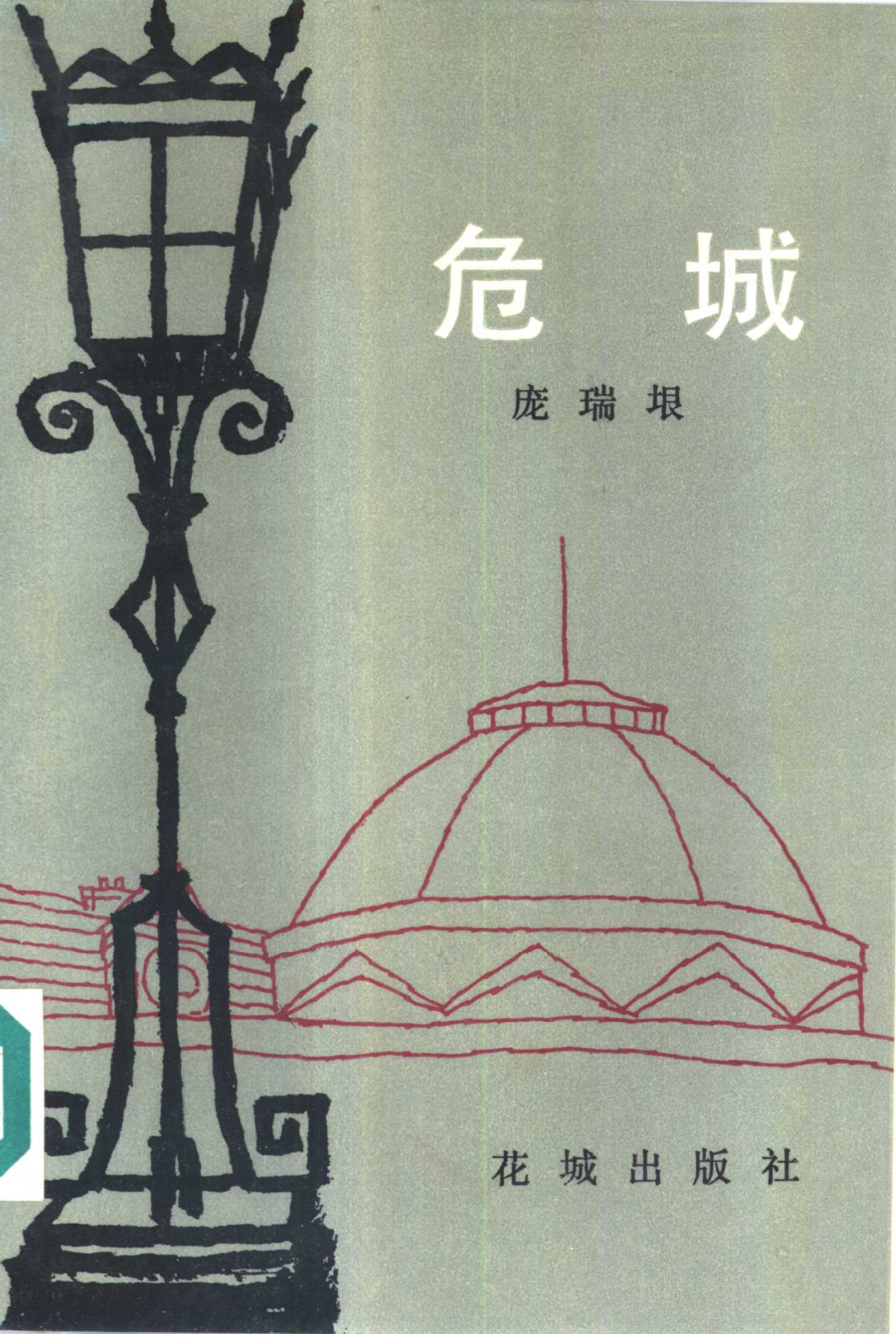


危城

庞瑞垠

花城出版社



危城

庞瑞垠



花城出版社

危 城

庞瑞垠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1插图 320,000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330册

书号 10261·753 定价 2.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四十年代末期国民党首都南京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长篇小说。

主人公邹曙是烈士的后代，他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同学在国民党最高统治的后院点燃了民主革命运动的熊熊烈火，因此成为军统特务的眼中钉。军统南京站站长罗冰炎正是邹曙的亲生父亲，罗与妻子邹蕴如在大革命时期一起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后，他出卖了正怀孕的妻子，投靠了敌特。邹蕴如就义前产下邹曙，经狱中难友的帮助，交托她哥哥邹雨斋抚养。邹雨斋是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有广泛联系的京城名医，邹曙的恋人李慷若又是国民党总统府某局局长李梦轩的独生女，一场错综复杂、扣人心弦的较量就围绕着这些人物而展开。最后，为了阻拦军统特务劫持李梦轩南逃，我打入敌特的内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罗冰炎的女儿为了掩护同父异母的哥哥邹曙，惨死在父亲的枪口之下，而罗冰炎得知邹曙是自己亲生儿子时自杀身亡。

作者用明快而细腻的笔触，生动描写了南京“五二〇”血案前后，一代热血有为的大学生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历史事实，塑造了李慷若、舒慕田、邹曙等一批个性鲜明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作品还揭露了国民党最高统治的内幕，对蒋介石、陈布雷、司徒雷登等亦有较深刻的描绘。

本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金陵古都的风土人情描写如诗如画。可以说，这是一首正气凛然的时代的壮歌，一组爱恨交织的青春诗篇，一轴人杰地灵的生活画卷。

第一章

1

“呜！呜呜！……”

随着一阵间断、短促的汽笛声，民生公司的“华源号”客轮，缓缓靠拢下关中山码头。

啊，南京，阔别了整整八年的南京，转瞬就要踏上你的土地了，人们心中涌动着、奔腾着怎样一种感情呢？

这里，历为帝都，润以人文，名胜古迹随在而有：明故宫旧殿苔痕，余韵犹存；中山陵巍峙紫金山麓，左邻明孝陵，右毗灵谷寺，为金陵山川胜景之冠；城南之牛首山，春日，桃李与杜鹃盛开，红白迷望，杂以幽兰秀竹，吐馨布翠，不负“春牛首”之誉；城北之栖霞山，山多枫树，暮秋时，枫叶满林，弥望红艳，素有“秋栖霞”之称；城内，鸡鸣寺的豁蒙楼、莫愁湖的郁金堂、夫子庙的奎星阁、秦淮河的桃叶渡，清凉山的半亩园……处处令人留连忘返，更不必提起长干里、乌衣巷、凤凰台、白露洲、花筑岗、随园、虎踞关……光听如许古色古香的名字，足以使人绵长的乡思乡愁变得酒醪一般。只是，兵燹劫难，岁月乱离，这一切，如今是否依然如故呢？……

熙熙攘攘的旅客中，一位身材颇长的青年正这般驰骋着自己的想象，方正的脸膛容光焕发，在九月阳光映衬下显得线条明晰，墨渍似的浓眉舒展着，透露出几分英武之概。左颞下有一粒绿豆般的黑痣，乍一见面，就让你留下难忘的印象。这时，他正拎着一只褐色小羊皮箱和一个网兜，兴冲冲地走出检票口，如饥似渴地想感受一下首都的景象。

码头一隅。

青年男子的目光，投在票房对面的建筑物上，只见一条“……京畿大学同学胜利复员”的残缺标语，在热风中煽动着，它前面的“欢迎”二字竟无踪迹，这青年不由得自嘲地一笑：首都都不欢迎我们啊！

眼前，到处堆放着从船上卸下或待运的杂物。地摊上，小商贩在卖力地吆喝着兜售美国的剩余物资：克宁奶粉、玻璃丝袜、罐头蜜桔、蚊香、灭鼠药、女人的胸罩、发夹……啊，真没想到，日本人投降才一年，美国货竟潮水般地充塞了中国市场，青年心中直犯嘀咕。他向左一瞥，见芦苇搭的小食摊上，光着脊梁的小伙计，正在向顾客递送着油炸干、凉粉和馄饨……苍蝇象永远赶不尽似的，嗡嗡地绕着吃食飞舞，任怎么也驱赶不去。此刻，青年对南京的美好向往已荡然无存，他用一种戏谑的口吻自语：“到底是首都啊，连苍蝇也抖起威风来了！”

正当他环顾这一切时，只觉一道蓝色的光影在眼前一掠，伴着一声轻柔的叫唤：“邹曙……”

“啊，恹若！”叫邹曙的青年惊喜应道，迅速迎了上去。

“一连三天，跑了一趟又一趟，都接不着你……”叫恹若的青年女子噙了邹曙一眼，抿着嘴淡淡一笑。

“这不让你接着了！”邹曙兴奋地说道，不由得把目光移到懋若身上，只见那高挑的身材，依然是一袭半新不旧的阴丹士林旗袍，平展、挺括、纤尘不染。她不象一般青年女子那样，通常在衣襟或胸际别上一枚金、银或宝石的花饰，只在微微隆起的左胸，别着一枚三角形的“国立京畿大学”的校徽。那清秀的面孔上，长着小巧而端正的鼻梁。线条柔美的半弧，勾勒出她楚楚动人的微抿着的嘴唇，庄重而不矜持。再往上，一双妩媚而漂亮的大眼睛正深情地注视着他哩！邹曙顿时觉得有一股温馨的气息袭入心胸。

“走吧，坐马车进城！”懋若接过邹曙手中的网兜，刚跨出一步，忽然想起什么似地，“呶，来信不是说黎之跟你同船吗？怎么？……”

“黎之在这儿啦！”正说着，黎之从懋若身后冒了出来，跟着，石儒、蓝静心也走了过来。懋若先他们两个月离开重庆来到南京，此刻重逢，好不热闹。稍顷，才向广场西边的马车走去。

正当马车辘辘转动时，一个独臂军人斜刺里冲了过来，向车夫大声吆喝道：“慢，爷们也要搭车进城。”说着，带了一名勤务兵硬挨着邹曙他们坐下，旁若无人地挥着独臂：“走吧！”

人们的目光刷地全都集中在独臂军人身上。车夫，一个四十余岁的汉子，神色愀然地打量着这蛮横的军人，陪笑道：“老总，连人加行李，咱车已超载，是不是请您等下一辆……”

“什么？！”独臂军人猛地站起，“你再讲一遍。”

“请等下一辆。”车夫讷讷地说。

“叭”地一个巴掌掴在车夫脸上，“咯老子的，我坐这车，

是瞧得起你……”

车夫朝他瞪了一眼，正当他的手掌又一次向车夫扇过去时，被邹曙猛然伸出手臂挡住了，“‘将军’，有话好说。”

“噢，邹曙。”独臂军人象是才见到似的，“这事，不用你管。”他怒目而视，将邹曙的手扇开。

黎之在一旁脸憋得通红，他不由分说一把摘下独臂军人胸前的“国立京畿大学”校徽，气忿地嚷道：“你不配！”

“龟儿子，你……”独臂军人牙根直颤，从勤务兵手中接过乌亮的手枪，邹曙闪电般插到黎之前面去，黎之却使劲地将他拽开，“咚咚”地拍着自己的胸脯：“曹一非，有种，你朝这儿打！”

“真他妈的横哟，看老子退了你的神光！”叫曹一非的军人划动着独臂，猛然间扳动了枪栓，蓝静心见状，脸色煞白，赶快从车上跳了下来。石儒望了一眼，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似的，目光又回到厚厚的《斯宾诺莎传》*上。而黎之却已挺着胸脯逼近曹一非，这时，四周人头攒动，腾起一片嘈杂的声浪，车夫惶然地紧勒缰绳立在马前，空气象要爆炸似的，邹曙又一次插到黎之身前，护着他。这时，始终不见动静的慷若，忽然从黎之手里夺过三角校徽，转身给曹一非佩上，孰料曹一非恼怒难消，竭力避开。

“这又何必呢，”慷若淡淡笑道，“不都是京大同学嘛，有话，回校后慢慢再说，犯不着为这点事伤了和气。”说着，她转向围观的人群，“这位同学为抗击日寇，流过血，受过伤，理应受到敬重。”这话象一阵和煦的风，吹散了曹一非满脸的

* 斯宾诺莎，荷兰哲学家，泛神论者。

杀气，手枪倏然垂下，颇为自得地凝视着慷若，慷若乘势将三角校徽替他别上，说道，“不过，京大校风‘诚朴’二字，从南高*时代流传到今天，我们是应当铭记的。”她略一思忖，“战场上，你冲锋陷阵，不惜捐躯，这是京大的光荣；但现在，国家既然把你这样的军人弟兄送到学校，要求与过去自然不同，唯有在道德文章上修养自己才不负众望。我这样说，不知对与不对？”

曹一非不置可否，却默然地把头掉向一边。

“那就将就着坐吧，咱们这就进城。”车夫见气氛已趋缓和，不由得感激地望了慷若一眼。

“不，不，我下去。”慷若说着正欲下车，却被曹一非拦住了，他操着沙哑的嗓门：“那怎么行？！勤务兵，我们去乘公共汽车。”

“我看这样反倒不好，”邹曙忽然灵机一动，“车夫，驾驶台上可以坐吗？”

车夫愣了一下：“噢，噢，上来吧！”

黎之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笑，动作麻利地挨车夫坐下。马鞭在九月的晴空，炸出一串细碎的火花，车轮辘辘滚动，车上寂然无声，仿佛刚才一切都不曾发生似的。

2

事实上，外号“独臂将军”的曹一非，对车上的几位京大同学来说并不陌生。他是四川江津人，前年，在“一寸山河

* 南高：指早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战争动员令中，由京畿大学进入军营的。因其强悍、勇猛、敢玩命，战争结束，已升迁到少校军阶。半年前，他和一批复员青年军，被政府送回京大读书，分在理学院电机系。由于他是一级荣军，“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特许他带着一名川籍勤务兵上学，这在京畿大学，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奇怪的是无论在教室或实验室，却极少看到他的影子。他整天忙啥，真实身份又是什么？这，同车的人除了愆若都不清楚。京大从重庆迁回南京之际，愆若断定曹一非将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角色。这事，她曾苦苦思索过。可是，她没料到曹一非到南京的第一天，他们就打上了交道。眼下，既然上帝把他们安排在一辆车上，她倒想借此机会作一番观察。

两匹壮硕的马儿喷着粗重的鼻息，车轮碾压在碎石路面上，发出“沙沙”的刺耳声；眼看热河路就要跑完，车上依旧没有什么声音。

“喂，静心，”黎之憋不住地掉过头，“慕田怎么不来接你，变心了吧？”

“他呀，怕早把我忘了。”蓝静心低头抿嘴在笑。

“不象，”邹曙接过话茬，“慕田可忠于爱情哩！”

“哪象你和愆若好成一个头。”蓝静心迅速反击。

“鬼丫头，一谈到情啊爱啊，你劲头就来了。”愆若戏谑地打了蓝静心一下，可围绕舒慕田展开的话题，却使她心中不免有几分紧张。

“你们在说谁？”一直在看书的石儒，推了推他那一头用线攀上的深度眼镜，问道。

“在说斯宾诺莎呀！”慷若立即应道，引起一片哄笑。蓝静心笑得前俯后仰，若不是邹曙拉她一把，差点从车上摔了下来。

“不要哄我，”石儒神情朴拙地说，“我又不聋，你们在说慕田。”

“是‘春秋社’的舒慕田？！”曹一非象喝了杯提神的咖啡，问道。

“孔子撰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也！”石儒摇头晃脑说。

慷若轻轻碰了下静心，静心领悟道：“春秋社？！慕田参加春秋社？我怎么没听说过？”

“哼，他不仅参加，还是社长哩，听说‘一·二五’^①就是他策动的，”曹一非诡秘地一笑，“这可是玩火啊！小蓝，慷若说得对，得在道德文章上修养……”他欲言又止，斜乜了慷若一眼。

“不过，这并不矛盾。”邹曙说，“蒋主席昭示天下的‘四项诺言’^②就有信仰的自由，社团是同一信仰者的自由组合，京大社团多得数不胜数，我看，这实际上是尊崇领袖的表现！”

“是啊，”曹一非讷讷应道，脸色尴尬。他急于摆脱被动，对石儒说：“喂，书痴，你是哪个社团的？”

“我，”石儒拍了拍搁在膝上的书，“斯宾诺莎还没研究

① 一·二五：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重庆万余大学生发动了“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游行示威。这是抗战以来在陪都发生的规模空前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

② 四项诺言：指言论与发表的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怖的自由。

透彻哩！”

“那你就筹组个斯宾诺莎研究会，”蓝静心吃吃笑道，“慷若，我们当他的首批会员。”

慷若微微地摇了摇头，“我不反对别人组织社团，可我对这毫无兴趣。”

“这一定是李梦轩先生教导的？”曹一非献媚地说。

“是这样。”慷若平静地答道。

“邹曙，你呢？”曹一非狡黠地笑了笑，“一·二五游行，你领头呼口号，对政治似乎有浓厚的兴趣，你又属于哪个社团？”

曹一非露骨的寻衅激怒了邹曙，他瞪眼反诘：“‘将军’，你是‘中统’还是‘军统’？谁赋予你权力调查这调查那？你说。”

“想你一定参加啥子秘密社团了？要不然，为何激动？！”曹一非挑逗似地笑道，“我也不过随便问问，集会结社自由嘛！”

“姓曹的，我看你心术不正，参加秘密社团的是你自己吧？！”黎之气不过又抛出一句。

“拿出证据来！”曹一非内心虚怯，却故作镇定。

“那你刚才指我参加什么秘密社团，想必也一定证据在握了，请拿出来！”邹曙说。

“我说，你们尽扯这些劳杂子干啥？何不乘这机会观光一下都市风貌？真傻！”慷若往白热化的唇枪舌战浇了一盆冷水，显露出一种平静的权威，车上复归如初。

马车继续向前，挹江门临江巍峙，只是城砖剥落，荒草漫生，有如一个人在历经风霜之后，亦不免显得几分苍老。唯一新鲜之处，是城门正中，悬挂着蒋介石戎装佩剑的大幅油画像，以卑睨一切的神情注视着从他眼皮底下经过的每一

个人。

突然，曹一非“霍”地一下站了起来，在马车的摇晃中竭力稳住自己，向城门上的油画敬了一个军礼，这引起蓝静心一串笑声。曹一非愠嗔她一眼，嘴唇抖动着，却什么也没有说。

进城之后，因为首都警察厅明令禁止马车通行，车夫不得不掉转马头，经僻静的萨家弯往市区行，但路面坑洼不平，车颠成摇篮似的，所经大街小巷，行人稀疏，象是误走荒村野市。年久失修的房屋兀立在黄昏的斜日里，倍觉凄凉。众人都不说话了，唯闻马蹄敲击路面发出单调的“橐橐”声。

马车穿过虹桥，朝山西路方向前进。眼前是多么萧条、冷清的街市啊！

“看看！”黎之指着街的一侧喊了起来，原来在一幢三层楼的楼房正面，“丸ビ”、“ル会馆”的日文招牌仍赫然在目。

“喏，还有这边——”蓝静心好奇地听着，读出声来，“樱井洋行、佐贺屋，真莫名其妙！”

“留着做永久纪念哩！”黎之讥讽道。

“难怪小日本欺负中国这么多年，”石儒一声长叹，“人心沉沦啊！”

“奴颜卑膝！”邹曙愤然斥道。

慷若斜睨曹一非，见他那张粗犷的面孔拉得老长。她不希望在一场新的舌战中暴露什么，因而以一种息事宁人的语调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政府尚没有精力顾及市容的整顿，这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慷若，你……”黎之老大不快地瞅她一眼，而曹一非却

欣然点头赞赏，蓝静心茫然，石儒目光又落在书上，邹曙默然支颐沉思，象是在琢磨什么。

马车所经之处，昔日的繁华街市，只保留下几幢外形完好的建筑物，有的已挂上机关扁额、商家字号，有的仍由“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贴着封条，更多的商店和住宅是门窗残缺，神情疲惫的瓦木匠正在修葺。而以往坦荡的柏油路，经不住常年的磨损，早已百孔千疮，到处裸露出嶙峋的瘦石。小巧典雅的西流弯公园，垃圾堆得小山似的，从那儿发出的一股股刺鼻的恶臭，正毒化着周围的空气……这一幅幅荒凉的图景，烘托着劫后的南京，这一座破败的城池，它挣脱敌伪的魔掌，从恶梦中醒来，虽刚刚经历了烜赫一时的“还都庆典”，但至今仍不见一点活力。

邹曙感到十分沮丧，对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过高奢望，象肥皂泡沫般破灭了。他心中充塞着迷惘忧愤之情，索性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随着马车轻微的颠簸，象是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与他适成对照，曹一非却显得踌躇满志，连他的勤务兵也傲然昂头，俨然一副“解放者”的派头。

扑入视野的一切，对黛若，早已司空见惯。这会儿，她的目光尽管仍注视着市容，可她的思想却全部集中到未来的斗争上去了。京畿大学即将正式开学，作为各种政治势力交汇并施加影响下的京畿园，种种难以想象的矛盾和斗争，必将尖锐地、紧迫地涌到她的面前，这不，身边的曹一非和他所代表的“军统”即为一例。但从最初的接触来看，曹一非毕竟比较公开、露骨，而最难对付的则是那些比曹一非更隐蔽、更狡滑的人物。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她要深深地卷入斗争的洪波巨浪之中。

这是一九四六年，中国正处在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十字路口。历史赋予这一代大学生以怎样的责任？李愫若和她的战友们，又将怎样来回答历史的呼唤呢？

3

太平南路，是金陵古城一处繁华地段。在它的末端，向左一弯有条秦状元巷。入巷不远，有座七贤庄，委实是闹市中的幽居，邹曙的家即在这里，他的父亲邹雨斋是京畿一代名医。

抵京后的第三天，邹曙决定回去看看。夕照时分，他正穿越大行宫，向太平南路疾速走去，途经斜巷时，恍惚听到背后有人叫他。他侧耳辨听，可什么声音也没有。幻觉？他笑了笑，又迈开脚步，刚走过一家店铺，从马路对面跑来一位少女，一股法国古龙香水的馥香直冲他的鼻翼，不待邹曙辨认，一只纤手已轻柔地落在他的肩上：“怎么，不认识啦？”

“啊，罗虹。”邹曙怔了怔，恍然叫道。在这惊诧的喊声中，他身子一闪，自然地摆脱了少女的手。

“哟，瞧你！”罗虹娇媚地瞟了邹曙一眼，“南京这鬼地方比重庆差多了。回来两个月啦，学校又不开课，真烦死人了。亏它是首都，连个象样的舞厅都没有，腿都快上锈了……”

“同学们都到得差不多了，怎么，你没到学校去看看？”邹曙说。

“唉，”罗虹轻轻地叹了口气，“偌大的一座京畿园，枯燥得象茫茫戈壁滩，终日里吵吵嚷嚷，无非是迎新啦，整理校

园啦，还有什么筹备学生会选举啦……啊哟哟，我才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哩！复员，还都，难道我们这些吃尽了战乱、流离之苦的学生，不该尽情地乐一乐？”她注视着邹曙，娇媚地问道，“你说呢？”

邹曙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斜瞥了她一眼，只见罗虹大波浪的披肩发上系着一根紫罗蓝色的处女带，把她的瓜子脸儿衬得红扑扑的，身上穿着一件低领、大襟、袖及肘弯的紧身绸旗袍，十足地突现出她苗条的曲线美。谈笑间，丰腴的胸间隐隐微颤，那流星般顾盼的眼神，加上那小口微启时若有若无的笑，委实有一种四十年代时髦少女特具的诱惑力。

往事，电光火石般地在邹曙头脑里闪动，他在竭力搜索着记忆中的一切。

他记得罗虹是个孤女，母亲在重庆病故，而父亲则因南京沦陷时未能及时撤出死于非命，这一切，是罗虹亲口对他说的。那时，他出于怜悯和同情，曾跟她有过接触，引导她参加过几次读书会的活动。少女的朴实、单纯，曾赢得过他的好感。而罗虹却因此渐渐对他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这曾使他束手无策。那正是“一·二五”前夕，他已是一名“新青社员”，事情多得没有底儿。同时，他心中已暗暗地仰慕着李隽若，当他向罗虹表白对发展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无兴趣时，钟情的姑娘曾过了一段十分伤心的日子。后来，不知怎么，她日趋沉湎于歌舞，尤其是舞，勃罗斯、华尔兹、探戈以至快狐步，四十年代流行于重庆的一些外国交谊舞，她象是一学就会，京畿大学的每次舞会，她最为人所瞩目，被誉为“舞星”。除这之外，她似乎并无其他引人非议之处。尽管如此，邹曙却常常因自己未能对她尽到责任而内疚。他努力

在记忆中保留着罗虹最初留给自己的印象。

几个月不见，眼前的罗虹对过去的事仿佛忘得一干二净。但她的这种装束，却不能不令邹曙思索：她这般变化，是环境影响，还是习惯势力的不可抗拒呢？一时间，他竟不知如何展开这邂逅的交谈。不等他开口，罗虹又笑咪咪地说：“本来，我想邀你去‘百乐门’逛逛，可是，我想，你急着回家，我怎好强人所难？……”

“你怎么知道我回家？”邹曙诧异道。

“邹伯伯的医寓不是刚刚开业？七贤庄还是靠大胡子于右任出面弄到的哩！”

罗虹的话，越发使邹曙感到诧异：“谁说的？”

“我爸爸说的。”

“你爸爸？”邹曙瞠目结舌，“罗虹，在重庆，你不是对我说过他被日本人……”

“我发誓，当时我确实得到这样的通知。可是，回到南京后方知爸爸并没有……，而一直在沦陷的首都做生意哩！”

“唔，这么回事……”邹曙颇觉蹊跷，他不想再问下去了，爽快地伸出手来，“罗虹，真为你高兴，向你祝贺！”

“谢谢。”罗虹莞尔一笑，“那我就不耽搁你的时间了，再见！”

淡淡的暮霭升起了，邹曙赶到七贤庄，轻轻推开虚掩着的黑漆大门，只见母亲正伫立在堂屋的隔扇前张望着。

“妈！”

“啊唷，曙儿，你可回来了……”母亲似嗔非嗔地说了一句，拉着他细细地打量着，忙不迭地递毛巾、倒茶。邹曙欢